

2019年1月24日 星期四

一屋二人三餐四季,可是谁在跟他们共度余生呢?

父母在,不远嫁

◎蓝小西

没几天就要过春节了,身边几个远嫁而来的姑娘,旧话新提说到春节回娘家的事,纷纷一副“断肠人在天涯”的表情。

作为一个婚姻还未满周年的新新娘,隔壁办公室的鹿儿说本来早就打算好,假期回老家看自己爹妈的。而且,担心春运太繁忙,老家在遥远的北大荒的她,三个月前就已经开始留心网上机票的情况。等时机差不多了,就掰着手指头数着日子,准备时候一到就挎起包袱直飞老巢看爹妈。

谁知,半路会杀出个婆婆来做梗。那天,婆婆大人情真意切(吓唬恐吓)地告诉鹿儿,说今年春节哪里都不能去,只能待在自己的小家里“守屋(岁)”。屋子又有什么好守的呢?难不成它还会长出腿脚长出翅膀自己跑了?不想听不想听,都是老和尚念经……

婆婆瞧出了鹿儿的不情不愿心不在焉,就搬出了自己妈妈(老公的外婆)那套“金口玉言”,说这边的风俗就是这样子的,第一年住进去的新房子是不能空着的,必须小两口自己守着才能积攒福气和财气……不然,诸事不宜。

老祖宗们管得也太宽了吧,鹿儿那酝酿了好几个月的饱满情绪,一下子就被这些流传千古的糟粕规矩给泄了气。而且这口气一下子没泄好,还差点噎着自己,所以郁闷着呢。

舒姐也郁闷,她说这个春节她也不能回去了,因为家有“高三党”。本来舒姐鼓动过爸妈,让他们提前来自己这边过春节。但千里之外的执拗老人,说什么过年的不能去女儿家添麻烦了,他们还要招待老亲戚了,让舒姐只管照顾好高三学生就行了,不用担心他们老两口。

都是人生的关键时刻,脚有羁绊的舒姐自然是想回回不去。不过一进入腊月,她就开始网上给爸妈购买年货,什么“三只松鼠”“一桶天下”,潮州九子山西醋,羊绒毛衣加绒背心,还有爸爸喜欢穿的羽绒棉裤……统统都给他们快递回家。

虽然爸妈嘴上说他们什么也不缺,让女儿不要乱花钱,但舒姐还是执拗地给他们买,给他们添置。因为,想想她那七十多岁的爸妈,隔三岔五地跑去快递寄存点领包裹,一路上应该还是有点小炫耀的——可以昭告老伙计老邻居们,虽然女儿不能陪伴跟前,但她的孝心正源源不断地随着包裹寄达。这样一想,舒姐

的心里也是有点无奈的安慰的。

那天,舒姐逮空去美发店捋头发,从镜子里看着美发师在那里给她的头发细细刷染膏,突然又想到了爹妈。爸爸妈妈都是爱美爱整洁的老人,春节前,一定会很有仪式感的把他们那两头的白发好好收拾一下。以前,老两口还经常去找那个老式理发师傅,但自从经常光顾的那家理发店关门以后,他们就一直嫌弃小区新开的理发店的孩子们都太新潮了,去着不舒服。所以,除了必要的修剪,老两口总是喜欢戴着老花镜在阳台上互染。

以前春节回家,舒姐会揽过这项差事,但今年肯定是鞭长莫及。想到最近身边年轻女孩安利得很流行的泡泡染,说是可以挤在头发上像洗头一样地“染”。舒姐心为所动,立马网上搜索下单了一个包裹,然后坐在那里想着她爱美的妈妈,满头挤满泡泡,笑声咯咯不断的样子:“闺女又给弄了一款新式武器啊,哈哈哈……”

作为一名白衣天使,文文说她的春节假期已经被安排了值班,回不回家自己说了不算。但一想到上次临时回了趟老家,开门进屋后,发现爸爸在看报,妈妈开着电视在发呆,真是满屋子的孤寂,也让她

忍不住心酸。

而在那的那几天,文文说自己就像是温室中的一朵大龄花朵,享受着爸爸妈妈的投喂和圈养。他们却乐得屁颠屁颠的,有掩饰不住的快乐,恨不能把闺女一年中未吃到的家乡美味,几天内全让她尝遍。而平时老两口在家又吃什么呢,也许煮一锅粥就可以对付一天。

想到网上曾经有这样一热搜话题,说你不在家的时候,爸妈在屋子里干什么?文文就追问父母平时都在家里干什么?妈妈说了必要的下楼买菜,平时待在屋子里的老两口,除了听戏追年代剧看天气预报,就是喜欢翻旧影集看往日时光……真是典型的一屋二人三餐四季,可是谁在跟他们共度余生呢?

春节,真是一个充满美丽哀愁的日子,会让无数奔赴爱情远嫁的姑娘们,开始思考这个以前从未想过的巨古难题。

所以,文文当下就决定,春节假期不能如期回家陪爸妈守岁,但她值班完会立刻攒假启程回千里之外的老家,陪父母过一个“晚年”。因为,她不想变成父母养在通讯录里的孩子……

儿子一蹦很高:“哦,回镇江过年喽!”
然后爬上我的自行车后座,一不怕苦二不怕冷的样子。

骑车,回家过年

◎张粉英

霜冻已经化开,麦子根部油汪汪的。解冻过的麦田像一片沼泽,只有几只喜鹊偶尔落下来漫步。我们骑着自行车,穿行在麦田中间的大路上。是乡间石子路,两边站着高大的水杉,光秃秃的,喜鹊窝卡在树杈里,粗糙的违章建筑,是无数枝条条开发出来的房产。喜鹊站在树上叫一声,就有一只窝立即温暖起来。那是一个家。

中午12点的太阳从正前方晒过来,却没有暖意。大寒季节,阳光也慵懒。我们浑身温暖,因为每人蹬着一辆自行车。我们过一会儿就要停下来,看看车子后座的儿子,怕他睡着。他没有睡。他被我一条红围巾裹得没鼻子没眼,两只小手缩进袖子里。他鼻子冰冷,嘴巴冰冷,手冰冷。我抱他下来,走动几步。问他,冷吗?他说,不冷。他心里不冷,一直非常兴奋,因为,要回家过年了。

家在长江那一边,爷爷奶奶的家。20多年前,我们在扬州一所乡村学校工作,每年寒假,都要赶回镇江过年。从那个乡村去镇江的方式,可以坐汽车,再从瓜洲汽渡到镇江。但在上世纪90年代,什么都飞涨,只有我们教师工资涨得很慢。我们居然想出最省钱的回家方式——骑自行车。

路线找最近的。从小镇出发,一直往南,到长江北岸一个轮渡口,大约20公里。我和先生一人一辆自行车。我自行车后座绑一张儿童座椅,四岁的儿子坐在里面,先生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一台29吋大彩电,我们带回去看春节联欢晚会。

到了渡口,我们等轮渡。轮渡大约两小时一班,到得不巧,远远看见可爱的船刚刚离开岸边,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它渐行渐远。我们记住了下午两点半的一个班次,算准了这个时间之前到达江边。那一天不需要起大早,十点以后才吃早饭,再整理一下行李,检查一下车子,一边问儿子:“我们回镇江过年好不好?”儿子一蹦很高:“哦,回镇江过年喽!”然后爬上我的自行车后座,一不怕苦二不怕冷的样子。

两个多小时,我们到达江边码头。

卖船票的躲在一间小棚子里,窗口开一点点大,害怕我们抢劫似的。买了票,我们就站在窗口外等,把自行车靠在墙上。江风吹在脸上,刀刮似的。儿子下地溜达一阵,累了,就和我们一起站在墙根晒太阳。儿子的手已经暖过来了,小脸红扑扑的。岸边越来越多的人,都是自行车,不少人后座上对称绑着两只大铁笼子,笼子里装着鸡鸭鹅。是到镇江去贩卖家禽的小商贩。轮船的汽笛声差点被鸡鸭鹅们的叫声淹没了。

船靠岸,一帮人下船,我们上船。从跳板上,推着自行车,直接进入船舱。船舱里很宽敞,车子往角落一安置,人坐在靠舷窗的一溜长条凳上。可以近看船边的流水,也可以远眺两岸的景致。孩子更喜欢看江南的山,冬日斜阳下黑黑的,一座又一座。

山大单调,船舱内却有一个奇妙的世界。咯咯咯,嘎嘎嘎,呱呱呱,像农村集市。遍地的家禽粪便。鸡鸭鹅从笼子里被提溜出来。贩子们手边一大坨早就预备的食物,像黏土,像橡皮泥。揪下一团,搓成指头粗细的长条,拽一段,掰开鸡嘴巴,塞进去,一直塞到嗓子眼。鸡吃得脖子朝天,目瞪口呆。也有的拼命拒绝,但无济于事。

那食物坨以粗糠为主,还加了一种比较有黏合作用的物质,像水泥,据说不容易消化,纯粹为了增加家禽的体重。那时候,我们目睹了民间小商贩如何的勤劳致富,惊叹于他们的狡诈。这现场直播的最大好处,是让我们感觉时间飞快过去:只要看到他们喂完家禽,将铁笼子绑上车子后座,船差不多就到岸边了。

轮船靠在镇江五码头。早有家人在那里等我们了,孩子的爷爷、姑姑和叔叔。孩子被接了过去,车子被接了过去。我们空着手,在大街上行走。剩下的一公里,眨眼就到了。

那时的镇江街头很热闹,那时的过年气氛很浓,那时的父母都健在。母亲早就为我们铺好床,被子里藏着一只汤婆婆。菜早烧好了,只等着我们一起回家,开饭。



最美的年味是儿时的味道

◎雨中小菊

点,上海的海派糕点更精致好吃。
闺蜜品尝,90后的小同事颇为不以为意,说哪里买不到更好吃的糕
听说我千里迢迢赶往上海,只是为了送几包老果子给从小的小

腊八那天,接到阿亚的越洋电话,告诉我她这周三,会在上海虹桥机场转机,问我可不可以来见上一面,她有要事相托。而她所谓的要事,就是要我帮她采购家乡小城的年货,尤其是老八样果子。

阿亚说,侨居国外已有十年的爸妈,甚至她自己,每到春节备年货时念念不忘,唇齿间悠长回味的,总是家乡美食的香,尤其是那种传统与经典的美味——老八样果子,在家很容易被忽略,或许是因为它不够时尚,或许是因为它太高油高糖,可是一旦身处异乡,这个味道却是独一无二的。

小时候,过年最幸福的事,是能吃上一顿走亲戚送的果子,蜜三刀、羊角蜜、条酥、麻片、小孩酥、蜂糕、京果棒、云片糕,这些都是老人家过年走亲戚时的最爱。记忆中,纸糊的盒里装满果子,再用老味的食品纸包好,系上纸绳,最上面,还不忘覆上喜庆又美观的红纸片,过年走亲戚,邻居串门子,甚至瞧病人,这些果子就是最贵的礼物。

我和阿亚当年,还是小姑娘的时候,最喜欢用压岁钱,到这家不起眼的小店,买果子吃,每样只买小小的一份,两个人分着吃,一边吃一边意犹未尽地憧憬,什么时候等我们长大挣钱了,能想买多少吃就买多少吃就好了。后来工作了,能自主支配钱包里的钱时,我们却嫌弃这些果子灰不土眼,哪里有咖啡店里的西式点心精美,因而,直到阿亚结婚出国,我和她脑海中都没有丝毫闪过,再去那家小店买果子怀旧一下的想法。

我带着阿亚的嘱托前往,路上真担心那家小店因为城市改造而已然消失不见。幸好,那家小店还在原来的位置,依旧是“前店后坊”,进店便闻到后院飘出的糕点浓香,货架依然是记忆中的老式模样,我有一种仿佛是一瞬间回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感觉。就连店员,也是我熟悉的剪着短发的那位老阿姨,她依旧穿着白大褂,熟练地装点心上秤称重,只是越发的老越发的慈祥了。

于身居底层的,很快往上蹿,烧着了顶上的那块。这块旺盛的火种就可以点亮另一只炉子,把光和热传播开去了。那时候大家都年轻,女人们烧饭,男人们在篮球场鏖战,小孩们则欢乐地追逐嬉戏。直等到日落西山,倦鸟归林,男人们才肩搭着汗湿的上衣,一手牵着蹦蹦跳跳的小孩往家走。屋内,炉火熊熊。

小女人哦,对生活的要求从来很低。炉里有火,坛里有米,屋里有娃,眼前有他。守着简陋的家,吃着清淡的菜,这就是幸福。隆冬的夜,守着一炉火,陪孩子读书,讲故事,总觉得日子会永远这样绵延下去,快乐而满足。似乎拥有了了一炉火,就拥有了全世界的光明和温暖。

白居易有诗曰: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。”夜幕降临,风雪将至,守一炉火,酒不醉,心已醉。

思念一炉火

有火,坛里有米,屋里有娃,眼前有他。
小女人哦,对生活的要求从来很低。炉里

◎居著培

清晨,从楼下过。一只搪瓷煤炉立在路上,一块蜂窝煤侧身架在木屑上,通红的火舌正不住地舔着乌黑的煤块,贪婪而蠕动,蜂窝煤在热物中慢慢苏醒,渐渐红亮,焕发出强烈的生命色彩,一种熟悉而亲切的气味扑面而来。

楼下的老人喜欢烧煤炉,一只煤炉子就放在楼道里。有时候是一只小钢精锅稳稳坐着,锅下面辉煌而灿烂,锅里大米粥咕嘟冒泡,米粒上下翻腾,慢慢融化,黏稠的粥带着炉火的香味;有时候是一锅肉骨头,炉门半闭,火压抑着,热力被慢慢散发出来,只听见突突作响,肉香顺着热气弥漫开来;寒风呼啸的夜晚,裹着一身冰雪回家,老远就闻见羊肉的香气,走近看,一只大锅正腾腾冒着热气,里面煮着一整只羊……

小区里好多业主对这些老人很有微词,我却见煤炉如见亲人,并不反感。



下载北京头条App
让现在告诉未来

编辑/颜青 美编/袁国明 责任/熊伟 董一凡